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三十二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傳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中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開元

中與兄春卿弟曜卿竝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  
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  
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  
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  
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  
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  
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  
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泚祿山殺循

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  
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  
死士為拒守計李愬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  
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  
喜以為兵犄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  
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  
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  
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

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橐城尉  
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  
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  
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  
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  
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  
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

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竝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

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  
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  
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  
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  
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  
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  
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  
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齧之見者垂泣杲



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為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為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迺李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

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  
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  
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  
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逝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  
既為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  
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  
卿方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  
女竝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

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  
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  
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  
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歛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  
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  
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  
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鬻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  
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春卿個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  
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  
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為長史被譖  
繫獄為梭櫚賦自託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  
卿為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  
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  
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  
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  
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蔣松  
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畧  
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收及為益州表署列將敗吐  
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  
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為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  
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  
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

之薦為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為副遷  
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  
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  
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玄宗  
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  
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為向潤客等發其謀賊  
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

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眾扈行

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  
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因令糾察  
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  
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  
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  
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為忤拜神策  
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

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  
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  
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  
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  
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  
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必為國怪  
祥朝宦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



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  
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  
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  
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  
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  
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盧諤  
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

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  
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  
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  
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為衆躡死巡馳騎  
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問道表諸朝騰牋祇  
府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畧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  
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  
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

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  
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  
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  
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  
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  
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  
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為百  
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

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  
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  
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  
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  
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  
縛橐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橐  
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

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  
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  
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  
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  
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  
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  
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  
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

繫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

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  
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  
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  
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  
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  
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  
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  
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  
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  
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  
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  
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  
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  
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  
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



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為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漢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

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  
衝傳堞巡出鉤干挂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  
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  
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  
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  
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  
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  
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

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  
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  
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竝誅何忍為此懷忠掩  
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  
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  
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  
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  
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

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  
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  
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  
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  
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  
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  
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  
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  
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  
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  
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  
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  
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

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  
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  
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  
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  
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  
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  
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  
又降霽雲朱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

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豪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

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



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

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  
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  
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竝寵其子孫睢  
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玢  
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  
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  
為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  
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

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  
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  
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  
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  
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歷中巡子去  
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  
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

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

可乎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  
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  
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  
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  
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  
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  
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  
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  
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  
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  
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  
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  
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  
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

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  
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  
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  
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  
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  
壓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  
方畧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閭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閭性豪蕩好  
飲譚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為城父令遂同守睢  
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  
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鋹朱珪宋若虛楊振威  
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  
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  
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



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  
脛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  
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  
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  
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  
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  
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  
以異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五千三百三十三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忠義下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  
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  
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後屬幽

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犄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麇馘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

顛為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  
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  
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為嚴莊所  
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  
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  
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  
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  
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為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範出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

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  
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為監門大將軍  
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  
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  
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炆表堅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  
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  
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傳  
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

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鵠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礫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紹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為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驍而辯為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



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  
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  
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  
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  
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  
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  
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  
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

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  
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  
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  
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蔡廷玉幽川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閭  
少相狎近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畧善  
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  
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

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  
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  
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剋多難可勒勲鼎彝若何泚  
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  
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廩為單因勸泚入朝泚  
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  
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  
義何悔為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

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遂歲朝事泚乃奏涿州為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偁已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為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為太子時知廷

王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為司馬體微為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寔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王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諜伺諸朝日上若不殺

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  
勞廷玉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  
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  
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  
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吏使我出  
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  
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  
詹死而斥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

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竒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竒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竒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

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啗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竒切讓令竒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竒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



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  
令奇戶部尚書

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  
西師合從燧入朝為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  
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  
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  
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

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  
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  
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  
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  
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  
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  
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  
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

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  
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  
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厯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閥  
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歷  
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  
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  
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  
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

迺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  
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  
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  
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  
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  
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  
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  
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為乃闔門謝賓客武俊

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  
血死

張仵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  
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  
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  
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  
下敗之仵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  
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

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鏐乃免詔嘉其忠起為金吾衛大將軍委鏐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為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為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

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玠司徒憺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鄧爭襲封有司奏曾



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鄴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

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  
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郅成義到行  
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瑋  
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  
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  
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  
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

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淑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為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為縣令郎將矣而淑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

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庀其葬子士矩

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  
馮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  
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  
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  
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  
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為沐  
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

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  
以富國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史言沐以誠  
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昫濮州守衛竒嚴凡十年  
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  
王師昫為繪書藏衣絮間使郭航問道走武寧軍見李  
愿請竒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為備且居皆罪  
人無與守始昫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愿  
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為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

關回遠還昉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航曰  
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  
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  
拾遺頗用昉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  
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  
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  
至英曇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  
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為沐黨

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道捉昉臂獻歔流涕辟置  
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為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  
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  
署右職與昉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  
家賊中乃罷遂為賊聘二人卒能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沖以藝待詔代宗  
時坐事賜鵠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  
少怠輒取鵠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



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覽後署師道府屬及  
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  
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  
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  
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  
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  
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它日復為軍中所  
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

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為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  
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  
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  
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  
言與隣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  
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  
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潔淋  
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

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  
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為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  
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  
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太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  
所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  
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  
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

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  
意臨教吾無憂矣謹亦謂惓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  
同惓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謹北行謹未至惓憂  
之延樞知必來曰謹至可表為判官惓許諾俄而至惓  
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  
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謹曰事棘矣獨  
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坎岸登馳  
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

袁公异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謹拔劔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為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劔直前厚本持之公异等僅免謹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謹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謹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謹將斬之衆為請謹曰公等登舟吾救其死士遽登已濟惴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謹

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恠  
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  
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  
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絢復詣浙西見審權時  
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為賊計囚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  
為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  
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  
乃克入城上謹叫恠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

史園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  
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愾曰  
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  
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于野有  
牛鬪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  
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  
後貴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

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  
有功高駢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  
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  
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  
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  
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  
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  
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



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稍邪或竊其書示  
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詎曰賊負我三公不肯  
為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  
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  
乃召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為真諸侯遺榮子孫而  
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  
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  
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

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  
我無碣鐐遜何乏事即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遯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  
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  
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  
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刃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  
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  
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

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  
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辛儼傳袁公昇○舊書作王公弁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三十四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  
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廬墓  
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

默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



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  
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  
瓊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爲于爲于  
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  
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  
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緡駕柴車去愛陸渾  
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  
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

酣飲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  
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  
蹇士賦以自況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  
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  
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  
已潭時為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  
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  
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

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是無苟辭  
失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  
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膏粱  
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諡曰  
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  
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  
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  
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

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  
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  
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  
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  
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  
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貫源  
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  
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

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寧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寧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飢人至相屬寧為具饘鬻及去糗糧送之吏為立碑安祿山亂寧客清河為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

粵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  
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  
軍臯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為薊尉署  
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  
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謩謩妻臯妹  
也密約以疾召之謩來臯陽啗直視謩而瞑謩為盡哀  
自含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

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  
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訶北方既度江而  
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  
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臯詭姓名以免玄  
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  
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  
令王邁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  
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

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為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為幽涼二州都督家衛



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  
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  
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  
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  
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為起祿山  
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  
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  
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

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塹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歷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

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

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  
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  
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  
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  
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  
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  
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  
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

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

者城過之慮其耻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梏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

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  
然舉縑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  
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為學乎倣泣謝即教以書倣不  
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顓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且  
哭厚自咎為服緦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  
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  
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  
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彊及為宰相又

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賚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



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  
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  
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羸副客或稱其  
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  
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  
陸贄張滂李克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  
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  
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

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  
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  
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  
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  
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  
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  
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  
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

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  
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儋王魯卿李儼等  
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  
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  
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乞  
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  
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  
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

容善偽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

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  
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  
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鶩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  
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  
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  
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  
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

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

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  
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  
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償魯人魯卿  
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  
弘正管鹽鐵表為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  
觸禁輿為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為宜以勞再遷戶部郎  
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

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徃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  
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  
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  
游攜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  
也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  
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  
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  
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



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  
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  
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卽引去昭宗  
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  
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趨  
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  
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

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賸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  
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  
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為冢棺遇勝日  
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  
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  
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  
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  
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

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圖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為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汙賊據  
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  
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  
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謹案卷一百九十二第一頁前七行為濠州刺史  
按舊書作亳州與此異

第一頁後六行內丘令張通幽按舊書令作丞與  
此異

第二頁後八行兼御史中丞按舊書中丞作大夫  
與此異

第七頁後二行鄧州南陽人按舊書作蒲州河東  
人與此異

卷一百九十三第一頁前八行後屬幽州刊本後  
訛度據舊書改

第十三頁前五行淑太子詹事刊本缺淑字據毛  
本補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同翼